

国际刑警 大战 人贩集团

日 大薮春彦 著

清心 木子 章文



书目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彦芝

封面设计：方正

国际刑警大战人贩集团

[日] 大薮春彦 著

清心 木子 章文 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河北制版中心激光照排排版 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7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5013-0571-4

1·60 定价：2.68元

目 录

紧急呼叫	(1)
往事	(8)
出发	(15)
白奴	(23)
“红灯区”	(31)
海伦	(37)
三人之死	(45)
神秘的入侵者	(52)
青年会馆	(59)
现场	(66)
晚会	(74)
伏击	(82)
审讯	(90)
性受虐狂	(97)
达姆广场	(104)
毒贩	(112)
失信	(120)
挫折	(127)
窗口	(135)
仓库	(143)
瓦尔德恩牧场	(151)

出卖.....	(159)
罗瓦·德·菲尔集团.....	(166)
乔塞菲娜.....	(173)
藏身.....	(181)
智闯休尔斯公寓.....	(189)
奇袭.....	(195)
海洛因.....	(202)
运河.....	(210)
在巴黎.....	(216)
妓女维维安.....	(223)
追踪.....	(230)
斗智斗勇.....	(237)
诱敌出巢.....	(243)
内讧.....	(250)
重作打算.....	(258)
出击.....	(266)
倾巢出动.....	(273)
逆转.....	(280)

紧 急 呼 叫

1

西德与世界交往的海陆空大门汉堡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一个充满性自由的城市。位于易北河上游数百公里的汉堡港不受潮汐的影响，无数条河流湖泊纵横交叉地从港湾引伸开去，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

五月的中欧，沉闷的冬天悄悄地离开人们而去，太阳露出了笑脸。虽然气温还不怎么高，可街上的行人已袒胸露背，唯恐自己得了佝偻病。

这天清晨，汉堡港雾气沉沉，继而又稀稀落落地下了小雨。市区南面的圣特托尔码头上，一群身穿雨衣的钓鱼迷们正在那些停泊在码头上卸货的轮船空隙处垂钓。

湛蓝的大海不怎么洁净，但比日本京叶工业地带的水质要好得多。钓鱼迷们不时地钓起一条条鲭鱼或鲫鱼。这些坐着简易折叠椅垂钓的鱼迷多半是老人，而且他们大都行走不便。有在二次大战中负了伤的，有因气候潮湿而患风湿症的，也有的人因食肉过量而“帝王病”缠身。那些撑着雨伞站在垂钓的丈夫身边的妇女中，有几个脚脖肿得让人咋舌，有的因静脉曲张而隆起一个个异样的肿块。

这群钓鱼迷中，有一对叫麦采朗的夫妇。丈夫长着一头沙褐色黄发、两只淡蓝色的眼睛，右臂在攻克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被一枚苏制卡秋莎火箭弹炸飞了。被俘后在收容所呆了三年，随后被遣送回国。眼下靠残废金住在出租公寓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坐在丈夫身边替他换鱼饵、收鱼的妻子依莱奴胖得上下一般粗，头发已近花白。她那只左脚好象瘫痪了，坐着时也伸得笔直。

中午时分，浓雾开始散了。丈夫佛朗兹钓到了约二十条只能用醋醃来吃的小鲭鱼。

“老头子，该回家吃饭啦。”妻子依莱奴对丈夫说。此时，云开雾散，太阳从云端钻了出来。

“好吧。把车开过来。”佛朗兹说。

老夫妻俩的车是自动换档的，所以依莱奴也能开。她脱去雨衣，拄着根松枝拐棍，一起一起地朝码头西面的停车场走去。

佛朗兹两腿间夹着根日本造的玻璃纤维鱼竿，左手从一个旧的皮制雪茄烟盒里抽出支荷兰霍恩产的雪茄，衔在嘴上，随后用一只使唤了二十多年的汽油打火机点着了烟。佛朗兹使劲地吸了一口，随后轻巧地用左手操纵着装在鱼竿上的卷线器，鱼竿猛地上下抖动起来。

涤纶的钓鱼线被鱼钩钓住的重物越拉越长，那重物在离岸边三十米外的海面上溅起个水柱后又沉了下去。

一群来自意大利、北非的装卸工走下货船，坐在铺着麻袋的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喝着便宜的葡萄酒，往黑面包里夹

着红肠奶酪，开始吃起午饭来。

依莱奴把车开了过来。佛朗兹用双膝夹住鱼竿，摇起了卷线器。但是没转动几圈，佛朗兹觉得鱼钩象钩住了什么似的，那份量要比鱼重得多。佛朗兹抖了抖鱼竿，想让鱼钩脱开海里的障碍物，只见那鱼竿弯曲得象只弓。由于钓鱼线是涤纶的，所以不容易断。而一向节俭的佛朗兹也舍不得用刀子割断钓鱼线。他自信那根结实的鱼竿不会断，于是又加了把劲。从车里下来的依莱奴也来帮忙了。两人忙了一阵子，手中突然感觉到分量轻了，不过钓鱼线仍就没断。

海面上涌出许多水泡。在离海岸三十米远的地方浮起一只鸭绒睡袋，里面象是装着什么东西，鱼钩正好钩在袋上。麦采朗夫妇欲将那只睡袋拉到岸边卸下鱼钩，可那东西重得拖不动。正在一旁看着的一个德国装卸工头儿放下手中的莱茵葡萄酒瓶，说：“别拉了，我去给你卸掉。”他跃上一艘救生艇，粗壮的胳膊用力划着桨，不一会就划到了鸭绒睡袋边。

2 装卸工头卡尔·克林古纳没有伸手去卸那鱼钩，他那张绷紧的脸上浮现出恐怖的神色，双手捂住了那张正欲喊叫的嘴。岸边那些还在吃午饭和吃完饭抽着烟斗的卡尔的部下和麦采朗夫妇看见卡尔的模样，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上身探出救生艇外的卡尔顾不上有翻船的危险，扭着身体呕吐起来。那些刚喝下去的葡萄酒和猪肉向决了堤的洪水一样从嘴里喷涌而出。

卡尔吐完后摸出一块肮脏的手绢擦了擦嘴，又擤擤鼻涕，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多用刀，背着脸割开了那只浮在水面上的鸭绒睡袋。一股恶臭味熏得他差点又吐。卡尔透过割开的口子看到鸭绒睡袋里装着一具被海水浸胖了的异样的女尸，看上去象是日本人，乌发垂肩。他把手中那把便宜的刀子扔进海里，随后慌忙朝岸边划去。

水上警察的巡逻艇和警车在二分钟后赶到了现场。

半个月以后。

在位于山中湖和富士吉田市交界处的富士五湖库雷·来福靶场，白鸟雅也手托欧式轻型小口径标准走枪，瞄准五十米以外的四号靶子，一扣扳机，塑制空包弹飞出枪膛，命中目标，完成了一次其出色的立射。

白鸟的名字听起来很文雅，而他那裹在皮制射击服里的体魄相当魁梧，浑身蕴藏着能降龙伏虎的旺盛精力，就象一头搏斗前正在休息的猛兽。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上留着长长的鬓角，一付不修边幅的男子汉气概。深深凹陷的两眼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刚才还是乌云翻滚的天空蓦地射出一道强烈的阳光。白鸟左手的中指和食指夹住枪身，右手在调整装着滤光校准镜的表尺。滤光装置的校准圈从无滤光的位置向右一转，光线就出现了淡灰色…灰色…深灰色…淡黄色…深黄色的变化。白鸟将校准圈固定在深灰色的位置上后，右手的食指再次移向扳机。他的两脚叉开成肩膀一样宽，身体重心下垂，脊背略微弯曲，脸部挺起，枪托牢牢地贴在身体左侧，支撑在侧

腹的左腕和扣住扳机的右手显得很自然。白鸟又用水准仪修正了略微倾斜的枪身。他深深地吐了口气，接着屏息瞄准了约三秒钟，靶子上芝麻大小的黑点和准星成了一直线。白鸟轻轻地钩动了扳机，按照国内的规则，用欧式来福枪打靶，扣动扳机的重量必须超过三十克。

随着一声轻微的枪声，白鸟感觉到一股极小的后助力。在大口径步枪中，这种枪属于无后助型。子弹象一支离弦的箭，疾速地朝靶子飞去。

3

白鸟退出枪膛里的空弹壳，把枪朝桌子上一放，向右侧转上身，两眼正好对准竖在边上的弹着点观测仪。

刚才射出去的子弹不偏不倚正好射中直径1.24公分的十环。这天白鸟的射击成绩是，四百环为满分的卧射中了三百九十九环；跪射中三百九十环；立射中三百八十环，全天的小口径步枪射击到此练习完毕。

白鸟使用的那杆枪是去年夏天去西德威斯巴登的国际射击选手云集的射击学校自费留学时，在乌尔姆多瑙镇的丁·G昂需茨兵工厂买的。

世界各国的奥林匹克选手为了学习新的射击理论，获取其他国家最新水平的射击技巧，纷纷进入射手如林的威斯巴登射击学校。其中只有那成绩优异的学员才能买到西德国内特等射手有资格购买而不向国外出口的精确度最高的枪。

白鸟在昂需茨兵工厂的试射室从三十支枪中精选了一

支十发子弹的偏差仅 5.7 毫米。枪械的各零部件都是最好的货色。这样好的枪落到高中时就热衷于射击比赛的白鸟手里，难怪一些世界超一流的选手也自叹弗如。可是，白鸟在日本从大学毕业后，十多年来从未问津过国内外的公开比赛。他的职业不允许他参加公开比赛。

白鸟雅也是 ICPO 即国际刑警组织的秘密搜查官。虽说属警察厅刑事局管辖，但知道他底细的人在警察厅的高层人物中也为数不多。他的公开身份是进口色情小说和枪枝零件、制作工具的中间商。

白鸟收拾好步枪和射击用具，坐在比赛后的椅子上等着下一轮大口径步枪射击时间的到来。靶场周围上一片森林，不远处还有一股小小的瀑布缓缓而下。靶场上小口径步枪发出的清脆的枪声和瀑布的潺潺流水声混杂在一起，宛如一曲催人入睡的催眠曲。

白鸟三口并作二口地吃完了那份夹着块厚厚的烤牛肉的三明治，从枪架上拿起一杆重磅来福枪。他把泡沫塑料撕成碎片洒在地上，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一股黑烟腾空而起。白鸟把枪对着那股烟，熏起枪管、准星、常用表尺来。

靶场上那些从东京来进行住宿训练的学生们练习了一小时左右，去休息了。换了身美军制服，头带美国西部牛仔帽的白鸟走过去换了个靶子。试射的三发子弹都命中了十环。白鸟把空的子弹带往腰间一缠，坐在地上对准目标作连续射击。子弹闪电般地飞出枪膛。对于在五百码射击中经常取得满环的白鸟来说，象这种近距离射击，风速的影响又小，白鸟根本就不把它当做一回事。

顷刻间，六十发子弹都打完了，靶子中心击穿了个直径三公分的孔，枪管还在冒烟。白鸟拉开枪栓，朝枪膛里吹着气，想使枪管尽快冷却。这时，射击场的管理员走过来对白鸟说：“东京来的电话，对方说是樱花商事。”

“知道啦。”白鸟放下枪，站起身来。樱花商事是国际刑警组织日本中央事务局的暗号之一，这个暗号一般用于紧急招见。

往事

1

“生意怎么样？”白鸟雅也在射击场的事务所拎起电话，故意露出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不紧不慢地问道。

“这儿有一笔赚钱的买卖，你马上赶到中野分店来。具体情况咱们在那儿谈吧。”对方在电话里说。打电话给白鸟的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央事务局、日本警察厅刑事局搜查一科的科长藤枝，白鸟的顶头上司。

“明白了。大概是让我做笔大买卖吧。”白鸟说完挂断了电话。他离开事务所后折回到射击场，往那支重磅来福枪的热乎乎的枪膛里灌了些枪油。一股油烟从枪口里冒出来，散发出刺鼻的异味儿。在回东京之前，他要擦净枪膛里的子弹屑和火药末子。

白鸟把两枝枪放进了硬质的枪盒，脱下了皮制射击服和那件被汗水濡湿的圆领汗衫，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身上有几处变了色的创伤，宽阔的胸围足有一百二十三公分。他把湿漉漉的圆领汗衫扔进废物箱后，从一只大手提包里拿出条毛巾，浸湿后擦净了脸和身体。白鸟穿上运动服和茄克衫，左手轻轻地提起两只枪盒，右手拿着装有三角架和观测用望远

镜的大手提包，向周围的人们打了个招呼后，踏上了通往射击场进口的石级。白鸟的车停在射击场外树林里的一块草坪上。这是一辆日产汽车公司制造的“地平线”牌跑车，车身没漆上红黄茶色的标志，粗看上去就象一辆造型雅致的“地平线”200型轿车，但那四只超出挡泥板的特制的7寸宽的扁平的轮胎，还是显出了与众不同的形状。由于一般车胎的侧面不够坚固，遇到硬物易破裂，白鸟曾多次险遭不测。所以他不喜欢幅射状轮胎，而爱用这种特制的装甲式扁平轮胎。

白鸟打开行李箱盖，里面虽然装着个容积为一百公升的油箱，但并不显得怎么窄小。他把两只枪盒和手提包放好后，脱下射击靴，换上一双最新款式的无檐皮鞋。

白鸟钻进驾驶室，束好腰带，把发动机点火开关拧列 ON 的位置。汽化器和电子电动泵传出了轻微的送油声。白鸟踩下离合器，开始发动汽车。大约半秒钟后，汽车就发动了出来，排气管发出了“乒乒乓”的抖动声。

“地平线”在通往国营公路的荒芜的小路上缓慢地行驶着。白鸟驾车驶上中央高速公路后，便踩足了油门，车速猛地加快了。从这里到八王子几乎都是单车道，而且弯道、颠簸不平的路段又多，但路码表的指针转眼间就滑向了二百。每当遇到慢吞吞地沿着中央线行驶的车辆，白鸟只得狠命地踩下刹车。一进入八王子的双车道，白鸟立刻打开两侧一闪一闪的超车灯，驶上了长达二百三十公里贴近中央隔离带的超车道。白鸟虽然开亮了超车灯，但还是有一些司机只当没看见，慢吞吞地挡在前面。白鸟握着方向盘的手掌已经沁出了汗。

白鸟雅也有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是板桥一带大地主的儿子，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又去美国的麻省理工科大学攻读火药化学。读完了硕士课程的父亲又进了迪本康采恩的火药部门研究室，成了一位研究军用步枪弹药的专家。后来他跟一位在特拉华州研究室秘书科工作的美籍法德日混血种的姑娘结了婚。婚后不久，白鸟就降临到人世。美国的国籍法主张出生地主义，所以雅也取得了美国国籍。但父亲又向日本法务省提出申请，要求保留雅也的日本国籍。因此，雅也具有日本和美国的双重国籍。当雅也念小学时，日美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发的程度。父亲带着雅也的弟弟回到了日本的老家。他清理了那片祖先留下的土地，盖起了一座占地面积约三十三万平方米的火药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药的需要量供不就应求。军队由于需要父亲的大力协助，没敢欺凌混血种的母亲。

雅也和他的弟弟酷似父亲，黑眼珠黑头发，眼窝虽比普通的日本人凹陷些，但并不怎么明显。所以在战争期间很少有人骂他们“杂种”。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吃了败仗。幸好父亲的工厂免遭空袭，工厂由生产军火转向工业用的达纳炸药。

朝鲜战争打响后，父亲的工厂又开始生产军火，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的枪炮子弹，发了一笔大横财。朝鲜战争结束后，工厂除了制造供自卫队用的炸药、枪炮子弹以外，同时还生产民用的达纳炸药。其后又扩展到油脂制造业。

雅也年幼时说的是英语，战争期间又从母亲那里偷偷地学了点德语和法语。大学毕业之前，他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

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哈佛大学的硕士系攻读特许法。在特别许可多如牛毛的火药界，为了使公司的业务进一步发展，父亲期望雅也能成为一名国际律师。

2

雅也在哈佛大学学完博士课程后，又进了巴黎大学法学系的研究室。弟弟伸也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工厂里从事比达纳炸药更安全、爆破力更强的炸药的研究。

雅也在巴黎学习的第三个年头的夏日，接到一个东京打来的加急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消息使他差点昏死过去。

电话是神志恍惚的母亲和公司的专务打来的，说父亲的工厂发生了一起恶性爆炸事故。父亲、弟弟以及二百多名技术工人死于一旦。炸药还造成了工厂周围二十多位居民的死伤。

噩耗传来，雅也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立刻飞回东京。工厂已被关闭，为了支付伤者及死亡者家属的抚恤金和慰问费，白鸟变卖了剩下的房屋、设备以用工厂的用地。由于工厂倒闭，操劳过度的母亲不久也离开了人世。雅也又变卖了宅地，作为退職金发放给那些大难未死的公司职员。他将那须的别墅卖掉，作为自己今后一段时间的日常生活开销，然后躲进轻井泽的山庄。白鸟象掉了魂似的，整天神不守舍，虚度光阴。

白鸟在轻井泽星野温泉附近森林中的山庄里迎来了寒冬。一天，在雪地上裸露着上半身正在劈柴的雅也看见一辆

吉普车朝他开来。吉普车在他面前停住，从车上下来两个男人，其中的一个就是藤枝。当时他是刑事部搜查一科的次官。

白鸟把他俩领进屋后，朝转椅里一坐，两眼盯着烟斗，漫不经心的听着藤枝冗长的说教。

“你真的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很了解你心中的痛楚，可在这种环境中是无法改变的呀。我想请你利用你的语言特长以及特殊身份为国际刑警组织出点力，难道你不想一试身手吗？要是你答应了，你一定会获得新生。”

然而，无论藤枝怎么劝说，白鸟雅也毫无反应，在回旅馆之前，藤枝表示花再多的时间也一定要说服白鸟。

第三天，白鸟对藤枝的劝说仍然不置可否。

“懦夫！你太自负啦。你不就是整天沉醉在遭受了不幸的自我之中吗？”藤枝实在憋不住了，他正颜厉色地说。被激怒了的白鸟伸手欲揍藤枝，忽又放下了颤抖的拳头，苦笑着说：“我缠不过你，好不好！在这儿等死也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挨黑枪也罢，都离不开‘死’字。”

国际犯罪在太古时代有了国界便同时出现了。犯人想远离犯罪现场，逃脱追捕，古往今来莫不如此。然而，现代的国际犯罪手法愈发巧妙，罪犯日趋有组织化。到了喷气飞机时代，逃亡范围更大，而且速度又快。由于战争和革命，难民大量外流，某些地方民族日益混杂。

为了与这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各国的警察不得不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对付国际性的犯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41年，根据摩纳哥大公阿尔贝尔塔一世的请求，欧洲二十四个国家的警官、法官、法律工作者云集一堂，召开了第一界国际刑事警察大会。然而，没过几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刑事警察的国际性互助中断，一度曾陷入窘境。

1923年，第二届国际刑事警察大会在维也纳开幕，包括日本在内的二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成立了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总部设地维也纳。该委员会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前身，但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欧洲。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委员会的本部从维也纳迁移到巴黎。日本于1952年加入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1956年，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解散，同时成立了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本部国际事务局设在巴黎西郊的圣克洛德，下设总务部、国际协作部、调查部、国际刑警评论部以及一般不为人知的国际犯罪搜查部。国际刑警组织的日本国家中央事务局是警察厅，警察厅的长官也就是国家中央事务局局长。

白鸟进了国际刑警组织后，在炎热的非洲和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各接受半年秘密训练。各国受训的秘密搜查官头部都带着面罩，互不相识。

一年的训练结束时，学生中的一半因患各种疾病而死去，有的被冻死饿死，有的在同死囚搏斗时丧了命

在回日本之前，上司允许他在哥本哈根休息两星期。半个月中，他天天饮酒作乐，放荡不羁，然而脑子里毫无自己